出三藏記集傳下卷第十五

梁建初寺沙門釋僧祐 撰

法祖法師傳第一
道安法師傳第二
慧遠法師傳第三
道生法師傳第四
佛念法師傳第五
法顯法師傳第六
智嚴法師傳第七
寶雲法師傳第八
智猛法師傳第九
法勇法師傳第十

法祖法師傳第一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
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
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至父不
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俊徹敏朗
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
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乃於長
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稟受
幾出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顒鎮
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

闕辰請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勃
違後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
祖見群雄交争干戈方始志欲滔滔
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
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
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為已僚佐祖
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
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
加讒搆祖行至汧縣忽語道人及弟
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
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
語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衆咸恠
愧祖曰我来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
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
畢對願從此以後與輔為善知識無
令受煞人之罪遂鞭之五十奄然命
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恍恨初祖道
化之聲被於關隴崤函之右奉之若
神戎晋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
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
過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
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
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忽斬輔首

胡既靈怒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尸各
起塔廟輔字世傳南陽人張衡之後
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撝鑣天水太
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乱而斬焉管蕃
亦平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
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
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
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
公大被鏁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
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意不自
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
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
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釁起於管蕃
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
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
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
多聞善通胡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
本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
又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乱零失不知
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
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
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
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

作執志堅貞以死為誓遂為光所害
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波若經及著
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為武
都氐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
之世又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
波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汲人
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為慈
當其亡日清淨澡漱誦經千餘言然
後盖家戶臥奄然而卒

道安法師傳第二

釋道安本姓衛常山扶柳人也年十
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至陋不為
師之所重驅使田舍至于三年執勤
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
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
一卷可五千餘言安賚經入田因息
尋覽暮歸以經還師復求餘經師曰
昨經不讀今復求耶對曰即已闇誦
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
經一卷可減万言賚之如初暮復還
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歎
而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方至鄴
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

終日衆見其形望不稱咸共輕誚曰此人遠識非尒儔也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叙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又自漢暨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記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揔集名目表其時人銓品新舊撰為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受業弟子法汰慧遠等五百餘人及石氏之亂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率衆入王屋女机山須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新野復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

度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得
人家見門裏有一雙馬栁栁間懸一
馬篼可容一斛安便呼林伯升主人
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賓
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
兩木爲林篼容百升也後往襄陽習
鑿齒聞而詣之既坐而稱曰四海習
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
名答鑿齒常餉安梨數十枚正值講
坐便手自割分梨盡人遍無參差者
高平郗超遣使遺米千石修書累紙
深致慇懃安答書曰損米彌覺有待
之爲煩鑿齒與謝安書曰來此見釋
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
齋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
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
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
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
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覩陰陽筭
數亦皆能通佛經故衆是所長作義
乃鈔法蘭法祖華統以大無不皆稍
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
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下其

為時賢所重如此安在樊河十五載
每歲常再遍講放光經未常廢闕桓
冲要出江陵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
符堅素聞其聲每云襄陽有釋道安
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堅攻
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
權翼曰朕以十万之師取襄陽唯得
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
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城內五重
寺僧衆數千人大弘法化初魏晉沙
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
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
增一阿鋡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
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
符遂為後式焉安外涉群書善為文
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
附致譽與學生楊弘仲論詩風雅皆
有理致初堅承石氏之乱至是民戶
殷富四方略定唯有東南一隅未能
抗服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
一江左欲以晉帝為僕射謝安為侍
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
並切諫終不能迴紹以安為堅所敬

[illegible]

信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
能不為蒼生故一言耶會堅出東苑
命安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
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
參廁乘輿堅慘然作色曰安公道德
可尊朕將舉天下而不易輿輦之
榮乃是為其見稱耳即勑翼扶之而
登輿俄而顧謂安公曰朕將與公南
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陟會稽而觀
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檀越應天御
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
棲神無為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万
之衆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地卑
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皇適而弗
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
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
非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敢
不盡誠耳堅曰非為地不廣民不足
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
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
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
幸洛陽抗威旨鏡傳檄江南如其不
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遂遣平陽公融

等精銳二十五万為前鋒堅躬率步
騎六十万到項晉遣征虜將軍謝石
徐州刺史謝玄拒之堅軍大潰晉軍
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離馬倒
隕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堅尋為
慕容冲所圍時安同在長安城內
為建元二十一年二月八日齊畢無
疾而卒葬五給寺中未終之前王嘉
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
與去乎嘉曰如所言並行前吾有小
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
也嘉故在城內萇與苻堅相持萇久
萇患之問嘉曰吾得天下不答曰略
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
之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萇子略方
得殺登稱帝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
年隴西人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滑稽
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咸宗
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
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
事過皆驗及嘉之死其日有人於隴
上見之法師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
初安聞羅什在西域思共講折微言

安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其風謂是東
方聖人恒遥而礼之初安生便左臂
上有一皮廣寸許著臂如釧捋可得
上下唯不得出手而已時人謂之印
手菩薩安終後二十餘年而什方至
什恨不相見甚悲悵焉初安篤志經
典務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跋
澄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等譯出衆
經百餘万言常與沙門法和銓定音
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
興公為名德沙門論目云釋道安博
物多通才經名理其見述於世如此法
和冀州人凝靜有操行少與安公同
師受學善能摽朗論經解悟疑滯安
公所得群經常共披之後遊洛陽又
請提婆重出廣說等經居陽平寺年
八十餘為偽晉公姚緒所請集僧齋
講勅其弟子曰俗内煩惱苦累非一
無常甚樂乃正衣服遶塔礼拜還詣
坐所以衣覆首忽然而卒時人謂之
知命

慧遠法師傳第三

釋慧遠本姓賈鴈門樓煩人也弱而

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
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
善老莊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
英彥莫不服其深致焉年二十一欲
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王路
屯阻有志不果乃於關左遇見安公
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遂投簪落
髮委質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
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
持以夜續晝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
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
遠藉慧解於前因資勝心於曠劫故
能神明英越機鑒遐深無生實相之
玄般若中道之妙即色空慧之秘緣
門寂觀之要無微不析無幽不暢志
共理冥言與道合安公常歎曰使道
流東國其在遠乎後隨安公南遊樊
沔晉太元之初襄陽失守安公入關
遠乃遷于尋陽晉守廬岳江州刺史
桓伊為造殿房此山儀形九流峻聳
天絕攘集隱倫吐納靈異遂創建精
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峯傍帶瀑
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構清泉環

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
樹煙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
而氣肅焉遠聞北天竺有佛影依感
交懷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
工淡采圖寫色凝積空望似輕霧暉
相炳曖若隱而顯遂傳寫京都莫不
嗟歎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
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
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
集彭城劉遺民鴈門周續之新蔡畢
穎之南陽宗炳並棄世遺榮依遠遊
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
誓共期西方其文曰惟歲在攝提秋
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
慧遠貞感幽奧宿懷特發乃延命同
志息心清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
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像前
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惟斯一會之
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
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
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
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
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

盖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
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尚求之無主
則眇漄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
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
寢夢欣歡百於子来於是靈圖表輝
景佇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
天啓其誠冥數来萃者矣可不剋心
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
差功福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
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
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
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
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
於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
道然後妙覲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
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
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
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
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
以繼軌指大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
不弘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
慕風德遙致師敬謐修書曰年始四
十七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

尺壁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存長
年檀越既履順而遊乘佛理以御心
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想斯理
久已得之為復訓來訊耳初經流江
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
大存教本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淨
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載方還皆
獲胡本得以傳譯每逢西域一賓輒
懇惻諮訪屢遣使入關迎請禪師解
其擯事傳出禪經又請罽賓沙門僧
伽提婆出數經所以禪法經戒皆出
廬山幾且百卷初關中譯出十誦所
餘一分未竟而弗若多羅亡遠常慨
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乃遣書
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
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茲
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
皆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
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致
敬其神理之跡固未可測也常以支
竺舊義未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奧
文詣羅什見而歎曰邊國人未見經
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遠翹勤弘道

標偶為法每致書羅什訪覈經典衍
亦高其勝心万里響抑姚略欽想風
名嘆其才思致書慇懃信餉歲通贈
以龜茲國細鏤雜變石像以申款心
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初出興送
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訖此既龍樹
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宣
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无
敢動手法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
者遠答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
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緒所容波
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
又體羸多病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
來其日亦久緣來告之重粗綴所懷
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
高遠國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
積初學難尋乃刪煩剪亂令質文有
體撮為二十卷序致淵邃以貽學者
後桓玄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
書騁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
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屈俄而玄欲
沙汰眾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申述
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

寄大化其有遺於此皆悉罷遣唯廬
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初成帝
時庾冰輔政以為沙門宜敬王者尚
書令何充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
門下承冰旨為駁同異紛然竟莫能
定及玄在姑孰欲令盡敬乃書與遠
具述其意遠確大法將墜報書懇切
以為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
之器又著沙門不敬王者論辭理精
峻玄意感悟遂不果行其尚持法任
皆此類也臨川太守謝靈運負才傲
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自
卜居廬阜三十餘載影不出山跡不
入俗故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焉
義熙末卒于廬山精舍春秋八十有
三遺命露骸松下同之草木既而弟
子收葬謝靈運造碑墓側銘其遺德
焉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越席上談
論精義簡要加以儀容端雅風采灑
落故圖像于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
銘讚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並見
重於世

道生法師傳第四

竺道生彭城人也家世仕子父為廣
戚令鄉里稱為善人生幼而穎悟聰
悟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于
時法太道人德業弘懿乃携以歸依
遂改服受學既踐法門雋思卓拔
讀經文一覽能誦研味句義即自解
說是以年在志學便登講座探賾索
隱思徹淵泉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
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辭窮莫
能抗敵雖揚童之条玄文曾連之屈
田巴無以過也年至具戒器鑒日躋
講演之聲遍於區夏王公貴勝並聞
風造席庶幾之士皆千里命駕生風
雅從容善於接誘其性烈而溫其氣
清而穆故豫在言對莫不披心焉初
住龍光寺下帷專業隆安中移入廬
山精舍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為
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仰群經斟
酌雜論万里隨法不憚嶮遠遂與始
興慧叡東安慧嚴道場慧觀同往長
安從羅什受學關中僧衆咸稱其秀
悟義淵五年還都因停京師遊學積
年備總經論妙貫龍樹大乘之源兼

綜提婆小道之要博以異聞約以一 出三藏記集傳卷第十五 第十七張
致乃喟然而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
則象忘言以寄理入理則言息自經
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
義若忘筌取魚則可與言道矣於是
校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
及頓悟義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
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千
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佛
性洞入幽微乃說阿闡提人皆得成
佛于時大涅槃經未至此土孤明先
發獨見迕衆於是舊學僧黨以爲背
經邪說譏忿滋甚遂顯於大衆擯而
遣之生於四衆之中正容誓曰若我
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癘
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
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星行命
舟以元嘉七年投跡廬岳銷影巖阿
怡然自得山中僧衆咸共敬服俄而
大涅槃經至于京都果稱闡提皆有
佛性與前所說若合符契生既獲斯
經尋即建講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
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于法座神色

開明德音駿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
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罷忽見
麈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机而卒
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驚駭遠近
悲凉於是京邑諸僧內愧自疚退而
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于
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
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
窪流得慧義彭亨進寇淵于嘿塞生
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固已秀出群
士矣初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
塞律胡本未及譯出而亡生以宋景
平元年十一月於龍光寺請罽賓
律師佛大什執胡文于闐沙門智勝
為譯此律照明盖生之功也關中沙
門僧叡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及生更
發深旨顯暢新異講學之匠咸共思
尋其所述維摩法華涅洹小品諸經
義疏世皆寶焉

佛念法師傳第五

竺佛念涼州人也弱年出家志業堅
精外和內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
粗涉外學其蒼雅詁訓尤所明練少

好遊方俗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
語華戎音義莫不兼解故義學之
徒雖闕而洽聞之聲甚著苻堅僞建
元之中外國沙門僧伽跋澄及曇摩
難提入長安堅秘書郎趙政請跋澄
出婆須蜜經胡本當時名德莫能傳
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胡
漢質斷疑義音字方明曇摩難提又
出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念為宣譯
并作經序至建元二十年政復請曇
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長
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為譯敷析
研覈二載乃訖二含光顯念之力也
至姚興弘始之初經學甚盛念續出
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
陰經於符姚二代為譯人之宗自世
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關中僧衆咸
共嘉焉後卒於長安遠近白黑莫不
歎惜

法顯法師傳第六

釋法顯本姓龔平陽武陽人也法顯
三兄並齠齔而亡其父懼禍及之三
歲便度為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

因送還寺信宿便差不復肯歸母欲見之不能得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既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為君憂故相語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眾僧數百人莫不歎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度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

[illegible]
百餘梯又蹋懸絙過河十所仍度小雪
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
顯云吾其死矣卿可時去勿得俱殞
言絕而卒顯撫之號泣曰本圖不果
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
所經歷三十餘國至北天竺未至王
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暮仍停明
旦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
艱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
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寧可使
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
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
既至山中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
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礼
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
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
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
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
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去師子
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深榛木
荒梗禽獸交横正有一逕通行而已
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
服麁素而神明儁遠顯雖覺其韻高

不悟是神人須臾進前逢一年少道

[illegible]歲[illegible] 第十三張 肆 [illegible]

人顯問向逢一老道人是誰耶答曰
頭陀弟子大迦葉也顯方悵慨良久
既至山前有一大石攢塞室口遂不
得入顯乃流涕致敬而去又至迦維
國精舍裏有白耳龍與衆僧約令國
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為起龍舍并
設福食每至夏坐訖日龍輙化作一
小虵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
盛酪置於其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
乃化去年輙一出顯亦親見此龍後
至中天竺於摩竭提巴連弗邑阿育
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
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綖經方等
泥洹等經顯留三年學胡書胡語
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
師子國顯同侶十餘或留或亡顧影
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
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
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
阿含及雜藏本並漢土所無既而附
商人大舶還東舶有二百許人值大
暴風舶壞水入衆人惶怖即取雜物

業之顯恐商人棄其經像唯一心念
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大風晝夜
十三日吹舶至島下治舶竟前時陰
兩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風而已若值
伏石及賊乃無一全行九十日達耶
婆提國停五月日復隨他商趣廣州
舉帆月餘日中夜忽遇大風舉舶震
懼衆共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
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欲推
棄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
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
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
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僶俛而止既
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
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
乘小舶入浦尋村遇獵者二人顯問
此何地耶獵人曰是青州長廣郡牢
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
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
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時刺史青留
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
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
京師就外國禪師佛大跋陁於道場

寺譯出六卷泥洹摩訶僧祇律等
泥洹經綖經雜阿毗曇心未及譯者
垂有百万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
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
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
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
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
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異京師
共傳咸稱神妙後到荊州卒于新寺
春秋八十有二衆咸慟惜其所聞見
風俗別有傳記

智嚴法師傳第七

釋智嚴不知何許人弱冠出家便以
精勤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志欲
廣求經法遂周流西域進到罽賓遇
禪師佛馱跋陀志欲傳法中國乃竭
誠要請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
是踰涉雪山寒苦崄絕飲冰茹木頻
若危殆綿歷數載方達關中常依隨
跋陀止於長安大寺頃者跋陀橫為
秦僧所擯嚴與西來徒衆並分散出
關仍憩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精修
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五　第十六張　守

勉接旋旆塗出山東時始興公王恢
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志
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
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
不與交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老皆
云此三僧隱居積年未曾出山恢即
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屢請
既至二人雖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礼
事甚備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靜
志避囂塵恢乃於東郊之際更起精
舍即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得胡
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
共沙門寶雲譯出普耀廣博嚴淨及
四天王凡三部經在寺不受別請遠
近道俗敬而服之其未出家時常受
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
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觀而不能
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
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
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
勒彌勒荅稱得戒嚴大喜躍於是步
歸行至罽賓無疾而卒時年七十八
外國之法得道僧無常與凡僧別葬

一處嚴雖苦行絕倫而時衆未判其
得道信不欲塋凡僧之墓抗舉嚴喪
永不肯起又益人衆不動如初衆咸
驚惟試改向得道墓所於是四人與
之行駛如風遂得窆葬後嚴弟子智
羽智遠從西域還報此消息說俱
還外國

寶雲法師傳第八

釋寶雲未詳其氏族傳云涼洲人也
弱年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
偶於世故少以直方純素為名而求
法懇惻忘身徇道誓欲躬覩靈跡廣
尋群經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
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
踰雪嶺勤苦艱危不以為難遂歷于
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經羅剎之
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跡多所瞻禮
雲在外域遍學胡書天竺諸國音字
詁訓悉皆貫練後還長安隨禪師佛
馱跋陀受業修道禪諷孜孜不怠俄
而禪師擯為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
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
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僧衆以雲

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衿諮問
[illegible]
敬而愛焉後譯出新無量壽既出諸
經多在所譯常手執胡本口宣晉語
華戎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
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
於苻姚二世顯出衆經江左練梵莫
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
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
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所
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
教誘多有改惡禮事供養十室而八
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總理
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歲餘復還六
合以元嘉二十六年春秋七十餘
其所造外國別有記傳徵士豫章雷
次宗為其傳序

智猛法師傳第九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縣人也禀
性端明礪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
至諷誦之聲以夜續晝每見外國道
人說釋迦遺跡又聞方等衆經布在
西域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万
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偽秦弘始

六年戊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
五人發跡長安度河順谷三十六渡
至涼州城既而西出陽關入流沙二
千餘里地無水草路絕行人冬則嚴
厲夏則瘴熱人死聚骨以摽行路駱
駝負糧極辛阻遂歷鄯鄯龜茲于
闐諸國備觀風俗從于闐西南行二
千里始登葱嶺而同侶九人退還猛
遂進行千七百餘里至波淪國三度
雪山水崖皓然百千餘仞飛絙為橋
乘虛而過窺不見底仰不見天寒氣
慘酷影戰魂慄漢之張騫甘英所不
至也復南行千里至罽賓國再度辛
頭河雪山壁立轉甚於前下多障氣
惡鬼斷路行者多死猛誠心冥徹履
險能濟既至罽賓城恒有五百羅漢
住此國中而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
德羅漢見猛至止歡喜讚歎猛諮問
方土為說四天子事具在其傳猛先
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
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邊燦然猛花香
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
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

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存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城是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沙門法顯先於其家已得六卷泥洹及見猛問云秦地有大乘學不答曰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就其家得泥洹胡本一部又尋得摩訶僧祇律一部及餘經胡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四僧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譯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七日於鍾山定林寺造傳猛以元嘉末卒

法勇法師傳第十

釋法勇者胡言曇無竭本姓李氏幽州黃龍國人也幼為沙彌便修苦行

持戒誦經為師僧所敬異常聞沙門法顯寶雲諸僧躬踐佛國慨然有亡身之誓遂以宋永初之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有五人共齎幡蓋供養之具發跡北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前登葱嶺雪山棧路險惡驢馳不通增冰峨峨絕無草木山多瘴氣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為橋相去五里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為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方過復上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解胡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無竭同行沙門餘十三人西行到新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木

舡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
人雜三乘學無竭便停此寺受具足
戒天竺沙門佛陁多羅齊言佛救彼
方衆僧云其得道果無竭請為和上
漢沙門志定為阿闍梨於寺夏坐三
月日復北行至中天竺曠絶之處常
齎石蜜為粮其同侶八人路亡五人
俱行屢經危棘无竭所賷觀世音經
常專心繫念進涉舍衛國中野逢山
為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
從林中出為驚怖奔走後渡恒河復
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
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
散遂得免其誠心所感在嶮克濟皆
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
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
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
所終

出三藏記集傳下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